

# 留俄歸國北伐行 (一)

劉 舫 西

## 西伯利亞火車怪事

(一) 行伐北國歸俄留

我們在蘇聯留學的期間，規定兩年。在這兩年內修習完了必修的課程後，除一部份有特殊情形的共產黨員外，都要返中國。返國的路程，有些是經蒙古的；有些是經西伯利亞鐵路由海參崴回來的；有些是繞道歐洲的。無論由那一條路，都是由第三國際安排指定，個人無選擇的自由。由蒙古回來的最苦。據從這一條路回來的同學說，因為當時中國還未統一，國民政府尚在偏安南方。北方（黃河以北）仍為張作霖等北方軍閥所割據。所以從蒙古回來的同學，要冒險在中俄邊界偷渡，所走的都是極崎嶇荒僻的狹隘的山間小道，還須乘守邊軍士睡着時在深夜或微明時偷渡過境，驚險萬分云。我們最後歸國的約有四五十位國民黨員。在修完兩年課程時，請求第三國際讓我們回國，但久久未見答覆，我們心裏十分焦急，詢問第三國際負責辦理這事務的人員，他們却勸我們不必急於回去，因為中國現在反革命勢力還極龐大，你們回去會有危險的。總是用這些話來拖延時日，其實就是想引誘我們加入共黨。當時我們每一個國民黨員，都受到幾個共產黨人，有男有女，時時伴着我們去遊玩，換句話說，就

是包圍我們，乘機引誘。後來經過相當時間，知道我們不受誘惑，才於一九二七年（即民國十六年）十二月，把我們這最後的四五十人分成兩批，經由西伯利亞火車回國。我和內子蔡炳彤僥倖給分在第一批首途。這一批回國的共有二十八位同學。當時第三國際既不發給我們護照，也沒有其他出境的證明，只由第三國際派了三四位工作人員，照料我們上車。並告訴我們到海參崴後，那邊有人照料你們，不必擔心云云。由莫斯科到海參崴車行十餘日，穿山渡海，在車上只聽見車輪輾轉的響聲，日夜不停。沿途多森林、曠野，全為大雪所覆蓋，形成白茫茫一片銀世界，煞是可觀。有時遙見有屋宇，或夜間望到點點燈光時，知是快要到市鎮了，大家都準備到站時，下車去散步。雖然時間是很短的，約十來分鐘。（大站停二十分或廿五分鐘）而且冰天雪地，空氣乾人肌骨，腳一踏地上，就給凍僵。但我們仍然鼓起勇氣，問明此站停若干分鐘，下去吸一口新鮮空氣，或買些零食回車。如遇大站，可以下去吃一頓餐，急急忙忙趕回車上。記得車抵赤塔時，有廿五分鐘的停留，我下車去用餐，餐畢回來，不見列車，慌忙四處尋找，仍然不見，雙足凍得幾乎不能走路。後來詢諸站上人員，始知列車退

後去增拖車卡，馬上就來。話猶未畢，列車已嗚鳴而來，但到站不停，竟然直開，我趕緊走去拉着最後一列的車門手把，躍登車門踏脚，大聲叫車守開門，（因為天寒關係，開車時所有車門均關閉。即每節列車彼此相通之門亦關上，以防寒氣侵襲。）車守聞聲開門後，我進入車廂，車守頗覺驚奇，問我為什麼這樣上車？從那裡來的？經我說明經過後，他笑着說：「沒有把你留下，還算你幸運。」然後他向前一節車廂敲門，叫開了送我到前一節車廂，並告訴那車守，叫他送我到再前節的車廂，同時叫他照樣交代前一節的車守，送我去前節車廂，照樣告知每節車守，由每節車守往前送，直送到我原來的車廂為止，迫我一進入我坐的車廂時，同車的同學，一見到我，不期然一致歡呼起來。大家把原來焦急不安的心情，忽然歡喜若狂。因為大家在未見我上車時，一則恐怕我流落赤塔，發生困難；二則，因為我是隊長，各同學的現款都集中在我身上，我不在車上，他們吃飯都沒有錢，不能不焦急。這是因為我們起程時，第三國際人員叫我們組織起來，舉一個隊長，主持旅行中事務。當時各同學推舉我時，我曾提出一個條件，要各同學將所有的錢，集中在我處。因為我知道，有一部份同學沒

有錢，一部份同學很多錢，如果大家肯同舟共濟，互通有無，則全體以免惹出麻煩。但是有些同車的俄人，看見我們是中國人，特別感興趣。常常走來和我們談話，問長問短，問到中國革命問題時，我們均以離國日久，不知近來情形，無可奉告以答之。同車有一位在西伯利亞養鹿的俄人，上表斯文，頗有紳士風度。他告訴我，他一向經營牧場，養有很多的鹿，經常和中國人有來往。每年都有中國人到他的牧場來買鹿角，他不知道這些鹿角有何用處，特地提出來問我。我說中國人認為鹿角有益於人體的，作為補品食用。他覺得很奇怪，可見當時俄人還不知道鹿茸的效用。

### 求助日本領事假道

車守曾告訴我們，要小心看護行李，特別不要把行李放在靠窗口處。因為西伯利亞鐵路沿途有一種竊賊，會利用有勾的繩子，從窗口飛進來把行李勾出去，技術極其巧妙云。因此我們為免失去僅有的行李，我又安排各同學在夜間分班輪流擔任看守，以保無虞。在車上我們都是提心吊膽，生怕發生事故，但是不好的消息，仍然臨到我們。某日車停在一個大站，在站上買得一份俄文報紙，一看之下，赫然載着中俄絕交的消息。這突如其來的消息，使我們吃驚不小。各同學未免神色慌張，知道中俄絕交後，兩國交通必然中斷，到海參崴後，當然無船直達中國。紛紛研商如何設法安全回返祖國。如果各顧各，則沒有錢的就很困難。所以我提出一個條件來，要求大家互相幫助。大家慨然應諾，於是大家的錢，都

集中在我這裏，這件事情，使我很感動，因此我也特別盡力為大家服務。我們的旅費，從那裏來的呢？第三國際除替我們付了火車票費及在海參崴的旅店費外，沒有給我們旅費，我們的零用和食飯，都是要我們自己想辦法。我們在莫斯科時，已經知道這消息。因此各人在起程前，將自己暫時用不着的衣物，在莫斯科盡量賣去，以賣得的錢作旅費。當時蘇聯物價還極缺乏，無論任何可用的東西，即使是殘舊的，也很值錢。隨時有人收買。我記得內子在上海用二十餘元買來的手錶，用了幾年，臨離開莫斯科時，還賣得三十個盧布（時值一盧布等於大洋一元）。因此行李多的同學，就能賣得不少錢。我覺得此次第三國際對我們這些不肯加入共產黨的人，懷有惡意，恐怕旅途發生阻礙，因此盡量把行李賣掉，連皮箱都賣了，以便多得些錢為不時之需。果然，在我們登車後，車行的次日，即發現車上有政治警察在監視我們。各同學一連發生了幾次失去日記簿的怪事。並有失去後，一、二日又會忽然出現在目前。在這些事發生之後，各同學都有不安的現象，我告訴他們必須鎮定，切勿談黨與政治的問題，同學問我如何打算，我因在車上耳目衆多，不便說什麼，只是用樂觀的話，安慰大家，叫大家不用擔憂，我自自有辦法使大家安然回到祖國。各人仍不放心，因為大家深知共產黨的殘酷无情，不知道會如何處置我們。我當時心裏也很不安，不過盡量壓抑內心的憂惶，不使現於顏色。同時斟酌當時的情勢，必須假道日本，始能歸國，越快離開蘇聯的領土越好，以免夜長夢多，迨車一

抵海參崴，我即吩咐內子及其他同學照料行李，我來不及進酒店，當日是星期六，時間已是下午六時左右，即與曾經在日本留過學的一位同學，直趨日本駐海參崴的總領事館，預備要求經日本返國。不料抵達日本領事館時，已過辦公時間。總領事已回公館去矣！不得已問明其公館地址，不揣冒昧，又驅車奔向該公館，見到日本總領事，道明來意，請他幫忙我們繞道日本回國。初時他表示冷淡，隨便應付即對我說：「今天是星期六，現在辦公時間已過，領事館職員已各自返家，無人辦公，請於下星期一再來商談。」等語。我聽他這樣答覆，有如冷水澆背，不禁悚然。但我仍極力說明我們不能在此久留的原因，再三請求幫忙。經過一小時的談判，仍不得要領。後來言語之間，我察覺他好像懷疑我們是共產黨員，不放心給我們到日本去。我靈機一動，即鄭重向他聲明，我們一行廿餘人，都是國民黨的忠實黨員，是國民黨的幹部份子，並舉出許多例證，以堅其信。我並說國民政府與日本是友好的國家，此後中日兩國彼此相需的地方必多。無論如何都要請他給我們方便，儘速讓我們離開此地。他考慮了一會，才問我們有沒有護照，我說沒有，因為第三國際沒有給我們任何出境的文件，在莫斯科時代代表第三國際照料我們的負責人，只對我們說，到了海參崴有人照料你們回國，一切不用擔心云云。後來他又說：「這樣你們可以到中國領事館去請領護照，領到護照拿來，我一定給你們簽證經過日本回國。」等語。我說：「中國革命政府在此還沒有領事館，現在的海參崴中國領事

館是北方軍閥政府派來的。我們不能到那裏去領護照。假如我們到那領事館去，無異送羊入虎口。他們會把我們扣押起來送到北方的軍閥政府去，將我們殺害。」其後，又經我們的再三請求，他說：「我雖是日本駐此的總領事，但像你們這樣的情形，我無權決定讓你們繞道日本，我得向外務省請示，如得允許，你們就可成行，請你再過兩三點鐘再來聽消息。我用急電請示，最多兩三點鐘就有覆電。」我再三請求他去電時多多為我們說情，然後辭出。約定過三點鐘後再來。至此，這件交涉，暫可告一段落。看看腕錶，已屆晚上九點多鐘。頓覺飢腸轆轆。兩人才進附近餐館吃晚飯。飯後稍息，至十一時再往日本總領事的公館聽消息，一進門，總領事即笑臉相迎，並說：「恭喜你們，外務省覆電剛到，歡迎你們經日本返中國。正巧明天，就有一艘日本客船開往日本，是下午三時啟碇。你們要在正午十二時前上船，我已經打電話去船公司為你們留了二十餘個二等艙位，同時要船公司優待你們，船費打個八折。」這個消息，真使我們高興得不得了，因為我們明天就可逃離赤色魔掌了，內心的喜悅，已忘記了半天的奔勞。我向這位總領事表示衷心的謝意，回到酒店，即召集各同學來到我的房間，將這個好消息告知他們。並請大家準備明日十二時前上船。大家聽到這個好消息，都滿心歡喜，恨不得馬上就離開此地。各同學散去後，我正欲就寢，忽然我想起一件事情，去日本要用日幣，當時我們所有的全是俄國盧布，在日本不通用的。如何是好？乃又急急去找那位留日同學，預

備再到日總領事公館，請他設法幫忙我兌換日元，同時通知各同學將手上所有剩餘的盧布，各人開列數目，全數交來我處，以便兌換。集中款項以後，我們兩人又急促趕往日總領事公館。時已午夜一時餘，到達時總領事頗感詫異，急問還有什麼事情，要這時來談？我先向他道達深夜來打擾他的歉意，然後將我們須要兌日圓的事情，請他幫忙向正金銀行為我們辦理。（蘇俄革命後，國內不許外國設立銀行，惟日本與蘇俄因庫頁島有共同打漁權的關係，特許日本在海參崴設這一銀行。）他說：「明天是星期日，銀行不開門，我沒有辦法強使他開門為你們兌換，實在愛莫能助。」後來，我提出一個可能解決的辦法，就是請他立刻打電話給正金銀行總理，請他派一職員，於明日開船前，持款到船上兌換。幾經交涉，卒得他允諾，打電話給銀行總理，把這位總理從夢中喚醒，得其同意，約定明日開船前一小時在船上辦理兌換。這個困難，總算解決了，真不容易。於是明日上船前，我已集中了各同學的款項拿各同學的盧布總數與銀行職員兌換日圓，升除折合，已使得頭昏腦脹。因為我昨晚東奔西跑，只有二三小時休息，很少時間睡眠，極度疲倦。但今日除了總數與銀行兌換外，還要將各同學各人應換得的日圓數目，分別算出還給他們，更使我精神難以支持。因此，把兌換的事情辦完之後，我即倒在床上，疲倦萬分。一開船我就暈船了。平時我是不怕風浪的，雖極大風浪，我都不會暈船，此時因精神過度疲倦，就無法支持了。沉睡了半天，精神稍好。

### 道經日本見聞觀感

我又起來與各同學商量到日本時，如何應付記者的訪問。以我的猜想，蘇聯革命後，鐵幕深垂，一切消息，都不易外露。我們在赤都有兩年的見聞，一般記者，當然認為是一個難得探詢蘇聯情形的好機會了。我們被准許經日本回國的消息，經由日外務省在報章公佈，在公佈的文字裏面，稱譽我們為國民黨的青年中堅幹部，積極份子，將來的中國主人。我怕船一到日本靠岸，即會有國際新聞記者包圍我們，向我們採訪新聞。因此，我向各同學建議：(一)推出能說英、法、德、日的語言的，各一位同學，分頭應付各該國記者的訪問。(二)因當時環境關係，我們不可隨便說話，以免發生麻煩。除被推定同學外，其他同學不答覆詢問。(三)對於蘇聯問題的答覆，不必過於具體。對於中國政治意見的詢問，只可答以我們離國頗久，對於一切情形，均甚隔膜，無可奉告，大家同意根據這些原則，善為肆應。果然，船抵日本敦賀靠岸時，即有二十餘位各國記者，蜂湧登船向我們包圍，問這問那。我們就依照上述規定應付他們。總算未出亂子。在敦賀登岸後，轉乘火車到神戶。剛到旅館不久，即有自稱日本政治警察的日人，來旅館訪問我們，自說是政治警察，知道我們是中國革命青年，特來拜訪，請我們安心居留，不會有麻煩。他有責任保護我們。居留期間，沒有限制。並謂中日兩國素稱友好，得你們蒞臨敝國，引以為榮云云。旋即辭去。在日本逗留約一個多月，我們會到京都、大阪等

地遊覽，及訪問各地僑團，除集體行動外，各同學亦常自由活動。民國十七年一月，我們一行廿餘人，除三數同學尚留日本觀光外，多數都欣然回到祖國。

在留日期間，有不少事情，使人難忘的。(一)我此次突然來到日本，在神戶時，曾偕同我妻炳彤以及同鄉鄭奇等往訪已別數年的家姊雪如，此不速之客，使他們都驚喜非常，他鄉遇至親，那時心情的快慰，直難以言語形容。家姊和姊夫全家已在日本居數年。姊夫在華僑中學教書。他的子女也在那裏就讀。當我見到這幾位小外甥，穿着和服，儼然是日本小孩子時，不禁有夷化之感。我們因此在神戶住了多天。家姊夫婦帶我們去附近各地遊覽。在中華會館看到裏面陳設的全副酸枝椅椅，古色古香，思鄉之情，油然而起。據說這套酸枝椅椅運到這裏來，是有一段可歌可泣之艱難過程。因當時日本政府禁止此種物品進口，雖經當地華僑力爭，仍不獲准。後來當地華僑不顧一切，逕運來日，到埠時，為日海關扣留沒收。僑胞乃團結一致，全體罷工罷市，堅決要求發還。而他埠僑胞亦繼起響應。日政府知華僑不可侮，終於免稅發還給中華會館，陳設至今，駐日華僑愛護祖國精神，至可感人。(二)日本人之禮貌，使人極有好感，在火車上，我們看到查票員一進車廂門口，即向兩邊乘客鞠躬，口中同時說些對不起要打扰大家來查票的話，然後到每位乘客面前都一鞠躬再行查票。這種週到的禮貌，在其他國家是難以看見的。(三)日本女子職業是普遍的。尤其是在商店，差不多全是女店員。她們也

是很有禮貌的。當你行到店舖門口時，女店員很快就會迎出來招呼進店，隨便你要什麼東西，她都很高興地拿出來給你揀選。即使你看完一大堆貨物，仍不購買，當你走時，她一樣恭恭敬敬地送你出門。並說聲多謝。這種招待顧客的態度，實在值得我們效法。(四)秩序良好。日本人很守秩序，無論車站、碼頭到處可見整齊的行列，秩序井然。一望而知是有教育的民族。令人起敬。(五)治安好，我們從敦賀乘火車到神戶，中途曾兩次下車遊覽名勝，除隨身攜帶的小件日常需用的東西外，大部份行李均交車運。當我們抵達神戶車站時，看見一大堆行李堆放在只有上蓋，而四週無牆的地面上，這一大堆行李上面，僅有一個大網罩住。日夜這樣放着，不會失竊。(六)放在車站的行李，在三日內不須納租費。(七)迨我們在車站取回行李，運到旅店時，這些行李也只堆放在旅店大門的兩傍。門是木門，沒有關鎖的。日夜也是如此，沒有被人偷盜。治安之良好，可見一斑。但有一樁令人不愉快的事，就是在我們抵神戶之前數日發生的。緣神戶有一家規模頗大的百貨公司，它的經營方式是將各種貨物，標明價錢擺放在柜面上，旁置有小籃及小推車。顧客選購貨物，自行將貨物放在小籃置於小推車之上，迨選購完時，將小車推至包裝處，由包裝處職員包裝好，照值付款，携貨物出門，門口有一守門者，見到顧客携包好之貨物出門，認為已交易完畢，任由出去。不料近數日來，該公司職員每晚點查貨物，均有缺少。不明所以，懷疑有人偷竊。以是各職員特別留意，而守門者發現有兩個十二

三歲之小童，每日必來，又從不購物，乃認定此兩童可能是扒手。有一次，當該兩小童出門時加以搜查，果然在他們的衣袋內，搜出偷竊之貨物，調查結果，這兩小童是某華僑商人的兒子，家道富有，竟幹出這種不良行為。一般人都認為是沒有家庭教育之過。亦使僑胞喪失面子，可為浩歎！(六)迎頭趕上的精神。以迅速譯出列寧全集為例。日本事事搶先，不落人後。

回國時，我們曾經過橫濱，少作遊覽。我們在船上回國時，曾有電報致南京中央黨部、國民政府及上海市黨部，請於抵上海時派員照料。但當我們抵滬時，不見有人來招呼。於是我們進住旅館後，即派人前赴市黨部接洽，問有無接得我們回國的電報？據說電報已收到，惟職員過少，沒有派人接船，至為抱歉云。因當時正值中央積極清黨，我們從赤俄回國，恐被疑為共黨份子，因此，我們這次回國，沿途都有電報向中央黨部、國民政府及上海市黨部報告行踪，以公開態度，表明我們是純粹國民黨員，以祛其疑。

當時(民國十六年底)蔣總司令中正已下野，退居滬濱，與宋美齡女士結婚，正在蜜月期間。國民政府先由特別委員會主持，至此時期，特別委員會委員，多已星散，國府已陷於停頓狀態，委員長聞我們已回國，恐我們急速返京，或有不便，承派邵力子來諭示我們，暫時不要去南京，俟他返京復職時再通知我們隨同返京。民國十七年一月，蔣總司令返京復職，我們也獲得通知隨同返京。於是我們又開始為黨國服務，踏上艱難的建國途程了。

## 抵京奉派到第四軍

這是我第一次去南京，到達下關時已在晚上九時左右。從下關入南京城，看見沿途兩旁盡是農田菜圃，間以農舍，初以為是郊外，詢之他人知已進城久矣。南京城之大，可見一斑。而城內有這樣多的農田，又是城市中的少者。至於街道狹隘，路面全是鵝卵石砌成，凹凸不平，更使人有行路難之嘆。到南京後，本黨（國民黨）中央黨部將我們一行二十餘人，定住在男青年會宿舍。女同學則住在附近旅館中。旅費也由中央負責，叫我們在此等候中央安排工作。並要我們共同寫一篇報告，敘述在俄的觀感。各同學經過一番商議之後，提出了若干報告要點，並推定何、沈兩同學及我三人，負責起草。報告內容觸及蘇聯之黨、政、軍及教育、經濟、社會、民族性等各方面的問題，將我們觀感所及，作簡略的評述。全篇共約十餘萬字，經各同學認可後，呈交中央組織部核閱。這報告書當時交由該部秘書張道藩先生手收。張先生對我們說，俟中央審閱後，結果如何，再行通知我們。但以後一直就沒有消息，料想早已歸檔了。

民國十七年三月中央黨部改組完成，除原有組織、宣傳、農工、青年、秘書各部處外，增設訓練部。訓練部第一任部長是丁惟汾先生。訓練部正式成立前數天，有一位同學對我說：「你的工作解決了，是派在訓練部，其他同學還未定。」當時我不相信，因為我與丁部長並不熟悉，我自己也沒有託人去進行，何以會有此事呢？過一

天，我果然接到訓練部通知，派我擔任文書科總幹事。成立那天，我開始工作。首先是草擬部內的各種辦事章程，以及其他不屬於各科的事務。在部工作約兩星期左右，一個上午，部長叫人來找我，不知道是什麼事情，原來中央決定舉行第三次北伐，要出兵討伐山東等地的張宗昌、孫傳芳殘餘的軍閥，令調國民革命軍第四軍參加此役，該軍向屬張發奎將軍統轄，號稱鐵軍。原係駐粵。因該軍內部共黨份子叛亂，亂平後，奉令撤出廣東，參加第三次北伐。在當時的體制，部隊應有政治部之設立，以為軍隊中之政治訓練機構。尤以戰時為然，因此第四軍有重組政治訓練部之必要。而第四軍軍官士兵均為粵人。過去對中央政策亦頗有不了解之處。丁部長以余為粵人，且為一無派系之超然份子。經總政治部同意調予為第四軍政治訓練處宣傳科長，以便與四軍聯繫，加強作戰效能，予以從未參加軍中生活，恐難勝任，懇辭未獲，只得應命。其時四軍原任軍長張發奎，因粵變請辭。中樞命以師長繆培南繼。並任薛岳為副軍長。張發奎將軍稍後仍被中樞任為右翼總指揮，以統轄該軍，政治訓練處則由總政治部主任冷欣為主任，鄭介民為秘書，予任中校宣傳科長。宣傳科屬下各科員職員，奉命由予物色請派，藉以便利指揮工作。因此予又踏上征途，為戰時軍隊政治而服務，從而增加予不少之歷練也。

## 自徐州向北方推進

第四軍政治訓練處在南京籌組完成後，全部

工作人員遂於十七年四月四日下午二時由南京渡江在浦口集合，候乘津浦線火車向北前行。四時五十分我們所乘的津浦特別快車，依時開動，在站上一羣送行親友，皆有黯然之感。紛紛揮手告別，先是四軍部隊已集結在徐州一帶，五日晨八時車抵徐州。我們下車後，即往馬市街找軍部辦事處，洽商一切。後又往大巷口訪友軍之第九軍政治部之工作同志，藉資聯繫。在徐州略事瀏覽，覺戰爭氣氛至為濃厚。晚飯後，準備開往前方。下午九時餘由徐州乘隴海線車赴運河，與繆培南軍長軍委會聯絡專員曾養甫先生同行。深夜三時餘抵步。在運河停留兩日，在此準備前線應用各物，及標語，告民眾書等，蔣總司令於七日到達運河，檢閱部隊並向部隊長官訓話。繆軍長向總司令報告時，為之淚下，其受感動及軍中之困難可想而知矣。曾專員因在此試馬墜地後，即回南京，以後即未再來前線。此地人民極為貧苦，所見者均為衣衫襤褸，面有菜色之輩。房屋亦甚簡陋。人煙不甚稠密。車站附近無城市。第九、十及二十六軍各部隊，均有一部份駐在此。離前線約三十里，據當地人說：在革命軍克復以前，張宗昌曾在此搶新娘。其士兵則強迫買賣，軍閥之令人痛恨，非無故也。八日九時半由運河出發，前往邳縣，行軍次序為衛士隊前導，軍部次之，軍政訓練處又次之，砲兵團在後。其他部隊則分別在左右翼向指定地點前進。先鋒部隊則先頭出發。行十餘里即有微雨，漸而風雨交作，風勢尤烈，幾使人不能舉步。未幾到一小寨，雨猶未止。我們數人暫憩息於一做竹織之小店，主人招待

甚殷。並謂革命軍來，人民出迎；北軍來，大家閉戶不敢出。足見民心之向背也。過小寨後，風勢更大，雨亦未止，泥濘滿地，惟幸此是一條康莊大道，路面平而寬，兩旁且密植柳樹，柳絲低垂，臨風輕拂，頓增雅趣，易使人忘倦。下午二時左右抵邳縣城，稍事休息，即往各機關團體接洽，請派代表于本日下午參加軍民聯歡會之籌備會議，預備明日舉行軍民聯歡會，結果頗為圓滿。邳縣城小而簡陋，商業尤不發達，僅有茅屋鋪戶約廿餘間，觸目有蕭條之感。買賣不多，除粗糙之土貨外，幾無外來貨物，即寫標語及印傳單所用之普通紙張，盡量搜購，亦所得無多。晚間草擬傳單二份：一為以聯歡會名義發的；一為以本處名義發的。並規定標語字句，送籌備會照寫。翌日下午一時，在邳縣開軍民聯歡會，到會團體十餘，人數共約千人左右。如儀開會後，有第十二師士兵五人登臺演說，掌聲頻聞，情緒至為熱烈。

十日上午九時由邳縣出發前進，一路都有和敵人接觸戰鬥。我軍所向披靡。並於岔河地方俘獲旅長一員，及士兵輜重等頗多。是晚因在中途造飯，食後，軍部已前行多時。夜行十餘里將趕上。是夜露宿大良壁，（距邳縣約三十里。）由邳縣至大良壁，沿途民衆對我軍極表歡迎，到宿時，該地小學排隊出迎，並替我們架橋，得免涉渡，家家均懸歡迎小旗，青天白日旗滿地飄揚，惟均不知黨旗的正確樣式，其中有八角或十餘角不等。余等均為之一糾正，當地人民喜與我們談話，惟語言不能暢通，至為不便。

十一日上午八時由大良壁出發，一路均無敵踪，行不遠，過一河即為山東界。此河忘其名，水雖不深，但無橋可渡，各人穿着鞋襪，又不便涉水，只得僱鄉人負之過。每人一角，彼此皆大歡喜。山東人民不知革命軍為何，疑與奉軍一樣，只知欺負人民，故我軍初到時，鄉民多閉門不敢出，於是我與本科工作同志，按戶向之解釋，革命軍與奉軍完全不同。久之始肯出而賣茶及賣蕎麥，彼此公平交易，鄉民始轉懼為喜。是夜露宿甘露寺，此地迭遭土匪及奉軍蹂躪，住戶均遷徙流離在外，荒涼不堪寓目。十二日由甘露寺出發，沿途所見人民多有辮子。其實自邳縣以後，

即常見有辮子的人，內地人民之頑固守舊，可想而知。是日行四五十里，所經各地，尤覺荒涼。村莊多被土匪焚劫，軍閥摧殘，痛苦難堪，多逃往關外去了。即偶有門戶仍存者，推門入視，則室內寂然無人。除四壁外，空無一物，真是慘不忍睹。在此幾乎連找清水來燒茶煮飯都不易得，如非身歷其境，真難使人相信。是晚宿郭里集，前鋒離集前只五里左右。我軍向敵軍攻擊，不數時敵即潰退。敵軍之無圖志，出師以來，所經戰役，均屬如此。聞此地附近一帶聚集有土匪二萬人，不時出沒擾害鄉民。

（未完待續）

# 戴笠的一生

費雲文 著  
全一冊定價一百二十元

本書係戰史學家費雲文先生精心傑作，全書各章多年前曾在中外雜誌連載，最受讀者歡迎，是一部最真實的戴笠傳記，要目：①戴笠其人其事 ②戴笠與忠義救國軍 ③戴笠與中美合作所 ④戴笠與抗日殺奸團 ⑤戴笠與雷鳴遠 ⑥戴笠與現代警察 ⑦戴笠與鄭介民 ⑧戴笠鋤奸記 ⑨戴笠與毛人鳳 ⑩戴笠生平事跡簡表附戴笠手蹟及珍貴圖照數十張，三百三十餘頁，字字珠璣，篇篇精彩，穿線平裝訂價一百二十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。